



詩語背後

天地之間

●江鄰

明永樂十八年（1420年），明成祖朱棣六十誕辰。當時的大明帝國，氣位風波的影響已經完全平息了，經濟繁榮，國力強盛，史稱「永樂盛世」。永樂帝決定次年正月遷都北京，素來天不怕地不怕的他，卻在內心深處生出某種對天地的敬畏，命人在紫禁城東南方建造天地壇，祭祀皇天后土，是為天地壇。

一百年後（1530年），嘉靖帝聽從大臣「古者祀天於圓丘，祀地於方丘」之言，決定天地分祭，在紫禁城東北方另建方澤壇，是為地壇。

天地壇從此成為明清兩代皇帝祭天拜地、祈禱國泰民安的道場。以紫禁城為坐標，向東南、東北各呈45度角延伸一條等距離直線，不到五公里，便是天地壇所在地。

天地壇是中國現存最大祭祀建築群，以其嚴謹的布局、奇特的構造和瑰麗的裝飾著稱於世。壇域面積270餘萬平方米，分內壇和外壇。建築物主要集中在內壇，以南北貫通的甬道——丹陛橋為中軸，南連圓丘壇、皇穹宇，北接祈年殿、皇乾殿，東修神庫，西建齋宮，另有回音壁、三音石、對話石等巧妙運用聲學原理的建築奇詭散佈其間。外壇不以建築物見長，而是古柏蒼槐，鬱然環繞四周，使內壇建築群更顯宏偉莊嚴。

徜徉於天地壇之內，感受著那份天高地闊，我的心思竟從這些祭天建築的物質構造裏游離了，興趣轉向它們的象徵意義上來。所謂坐北朝南，元亨利貞，九九歸一……與其說緣於高超的建築技術，不如說出於敬天畏地的宗教情懷。正是這種象徵意義，使歷代帝王不敢公然忤敬天法祖尊禮愛民之心。民國初年，北洋政府把起草中國首部共和憲法的場所設在祈年殿，或許也存了這份念想吧。

北京的街道布局橫平豎直，天地壇一

南一北，正好處在一條直線上。始於天壇路，終於雍和宮大街，長街十五里，直抵地壇南門。

與豪華的天壇相比，地壇的布局就簡單多了。空曠的園子，建築物不多，沒有高閣大殿，不同功能的祭祀設施順地勢鋪展，古柏陰森，參差其間。兩種建築風格，各自體現了天圓與地方的理念。天壇高大的環狀建築，讓你處處感覺到天是飄逸的；地壇低矮而方正的建築，則無時不讓你感覺到地的沉穩。漫步其間，腦子裏浮現出史鐵生《我與地壇》中的句子：

「四百多年裏，它一面剝蝕了古殿簷頭浮誇的琉璃，淡褪了門壁上炫耀的朱紅，坍圮了一段段高牆又散落了玉砌雕欄，祭壇四周的老柏樹愈見蒼幽，到處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蕩。這時候想必我是該來了。十五年前的一個下午，我搖著輪椅進入園中，它為一個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準備好了。那時，太陽循著亘古不變的路途正越來越大，也越紅。在滿園瀟灑的沉靜光芒中，一個人更容易看到時間，並看見自己的身影。」

天地壇與地壇之間，靠近地壇處，有國子監和孔廟。這片始建於元大德十年（1306年）的建築群，作為元明清三代欽設的最高學府和教育管理機構，堂舍布局保存完整，道路文脈宛然。信步在國子監的牌坊庭院中，回味著從天壇、地壇、孔廟一路走來的祭祀道場，心中驀然有悟：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脈，不正在這祭天、祭地、祭孔的三維中演繹的嗎？

我們生活在天地之間。頭頂著天，當知敬畏，戰戰兢兢；腳立大地，須明得失，踏踏實實。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；地勢坤，君子以厚德載物。比天喻地，說的都是做人的道理。

從天壇到地壇，長街兩旁排列著大大小小的胡同，或名聞遐邇，或寂寂無聞，共



●遊客在天壇公園參觀遊覽。新華社

同構成了四九城以「東宮」著稱的繁華區域。閒來無事，走在這片積澱著豐富文化內涵的街區裏，心頭瀟灑著文化人特有的親切感。

剛剛過去的農曆庚子年是閏年，長達384天，今年春節便遲來遲。立春之後一個多星期才進入正月，北京氣溫升得很快，轉眼就到了20多度。和煦的風，拂過微微泛綠的樹梢，剝下行人身上厚厚的羽絨服，春天的腳步不可阻擋地來了。

春日暖陽下，一邊是宮牆矗立，古巷井然，蒼柏糾糾，一邊是垂柳初發，蘭蕊微吐，碧草新抽。曲曲折折的胡同，串起古色古香的四合院，朱門彩櫺，素牆飛簷，渾然一體。青磚地上，葡萄架下，三三兩兩的孩童，有的騎著單車，有的踩著輪滑，有的在玩積木，有的在逗螞蟻……

邊走邊看，心有所感，得春韻二絕：

（一）新蕊
遊罷天壇再地壇
長風不語舊庭閑
蚬枝故影牆頭老
新蕊探春已上簷

（二）稚兒
東風乍起柳梢頭
嫩草紛呈碧玉抽
笑笑稚兒玩土去
春泥方醒滿庭嬌

字裏行間

●黃仲鳴

胡譯亂譯的時代

1996年1月3至6日，香港中文大學舉辦了一個「近代文學翻譯與創作國際研討會」，邀請了來自中國內地、美國、韓國、日本以及香港幾所大專院校共22位學者參加，真可稱得上群賢畢至，中大校園，生色不少。

會後，王宏志編了一冊《翻譯與創作——中國近代翻譯小說論》（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0年3月），所收的是研討會的中文論文，英文部分則收入卜立德教授所編的文集。

這裏且說說王宏志的中文論集。內中所收文章，全是擲地有聲的專論，各作者在十多載後，都成了更具名聲之士，如王曉明、熊月之、郭延禮、孔慧怡、卜立德、樽本照雄、袁進、范伯群、夏曉虹、陳平原、王德威；至於編者王宏志更不用說了，在譯界中，有誰不知他！

近代文學的分期，是指晚清至五四這個時期。這是個建設的時代，也是個毀壞的時代，這是個英雄輩出的時代，也是個狗熊的時代。一言蔽之，是個混亂的時代，是好在壞，反映在文學方面，更見「烏煙瘴氣」，更見「雜花生樹」；這在譯界方面，顯得更

特別。王德威在《翻譯「現代性」》中說：「明清文人對於何謂翻譯工作，並沒有一個嚴謹定義。當時的翻譯其實包含了改過、重寫、縮譯、轉譯和重整文字風格等做法。」

到了清末，情況更烈，「晚清的譯者通過其譯作所欲達到的目標，不論是在感情或意識形態方面，都不是原著者所能想像得到的。」這些譯者，多是明知故犯，明知誤譯。王宏志在《導言》中也說：「譯文『忠實』或『不忠實』的原因在哪裏？是譯者故意的選擇還是譯者的能力不足？這些選擇的動機在哪裏？跟原著有關嗎？跟讀者有關嗎？跟社會的要求（包括市場）有關嗎？跟當時接受文化中的文學環境有關嗎？又或者，是為什麼能力不足的人仍然可以充當『譯者』？這原因在哪裏？讀者對『譯者』有什麼期待？」晚清民初這個時期的翻譯現象，確值得學人的探討。可惜迄今還沒有深入的論著出現。

我覺得，兩王（王德威、王宏志）一樽（日本的樽本照雄）都是有能力的學者，可在這方面下功夫。但這只是我的「期待」而已。

然而，在那時代，在那個已靠稿費餬口的時代，更多的是得知外文大略，就胡編亂作一通而已。

這本論文集篇篇可觀，如孔慧怡的《論清末民初英語偵探小說中譯》、卜立德的《凡爾納、科幻小說及其他》、袁進《試論近代翻譯小說對言情小說的影響》、范伯群《包天笑、周瘦鵬、徐卓東的文學翻譯對小說創作的促進》、夏曉虹《斯托夫人與批茶女士——晚清翻譯文學誤讀之一例》、陳平原《從科普讀物到科學小說——以「飛車」為中心的考察》，等等，真是珠玉紛呈，凡研究那時期的文學工作者和普通讀者，都可看得過癮，非常過癮！



●這書嫌簡略。 作者提供

粵語講呢啲

●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悼吳孟達：茄喱啡；輸錢皆因贏錢起；小賭怡情，大賭傷身



這仔，兩家你雖然做親都係「茄喱啡」，但我周吉順橫橫撞撞幾十年，眼見唔少後尾都「紫」得起，所以千祈千祈唔好灰心呀！

吉叔，「咖啡」係「啡」、「孖啤」係「啡」、「茄喱啡」都係「啡」，我會記住你呢啲說話，做好呢個「啡」喇喇！



發仔，我周吉順，你借20萬過我，我就唔使破咩咩去架。一場兄弟，你唔會見死不救呀嘛？這仔，之前唔話唔少說，你兩家搞成咁都係咁句，「輸錢皆因贏錢起」；呢單呀，你自己預返！



發仔，學人賭錢，賺多咗都唔夠你輸喇！嘩，華就係個最好呢個例子，輸咗都唔知幾多個德呀！如係，「小賭怡情，大賭傷身；小賭怡情，大賭亂性」，堅叔同華叔會「老點」你嘍！

《粵語講呢啲》
悼吳孟達：茄喱啡；輸錢皆因贏錢起；小賭怡情，大賭傷身

2021年2月27日，人稱「達哥」的吳孟達因肝癌病逝，告別其40多年的演藝生涯。吳孟達自出道以來，以演出「茄喱啡」《流浪地球》（閩角）見稱，可他不是普通的，而是「大茄」（大配角）——有他與主角的互動，劇集或電影都生色不少，甚或有畫龍點睛之妙。誠如：

牡丹雖好，仍需綠葉扶持；牡丹雖好，全憑綠葉扶持無怪，人們敬稱吳孟達為「金牌綠葉」。

據稱，吳孟達在無線藝員訓練班中成績優異，一畢業已受公司重用。1979年更憑演出《楚留香》中胡鐵花一角而成名成利就，亦從此踏上酒色財氣之路，還染上了賭癮。吳孟達在某次公開談說前事時說他之所以沉迷賭博，其一是天生好勝，其二是與其他賭徒的掉下的陷阱一樣：

輸錢皆因贏錢起；輸錢皆因贏錢累
贏了便想乘勝追擊，輸了又想博回，於是愈賭愈大，愈輸愈多，最後當然逃不了四處舉債。

在債務爆煲的情況下，吳孟達找他認為應有財力的好友周潤發借20萬元還債，但遭他一口拒絕了。最後吳孟達無奈地選擇了「破產」；這個打擊令他成功戒賭，還在這個不想要的空當中賺得了在戲劇方面再鑽研的機會。他說現在並非完全遠離賭博，但會本着以下原則：

小賭怡情，大賭傷身；小賭怡情，大賭亂性
這是因「大賭」對自己和家人所造成的傷害和在思緒混亂時有過輕生之念的經歷，令他刻骨銘心。就當年「拒借」一事，他說最初是非常憤怒的，但後來覺得周潤發用「激將法」想使他戒賭，故稱讚他這樣做是非常之有智慧。

吳孟達與周星馳早年在電視劇的演出中「擦出火花」，及後雙雙被片商發掘，從此二人合作無間，並成為上世紀九十年代至千禧年代香港賣座喜劇電影的「最佳拍檔」。一直以來，人們有個疑問——是「誰成就了誰」？大多數人認為吳孟達之所以火紅全賴周星馳「帶挈」。

縱觀早年由周星馳參演的成功劇集抑或後期的賣座電影，除與吳孟達這個多年「拍檔」嫻熟的互動外，還有一浪接一浪的「綠葉群」撐場，說明主角的成功除天分和後天努力外，不大起眼的「茄喱啡」們也注入了不少動力。

無獨有偶，二人在「拆夥」後均轉戰內地。近年，周星馳已全身退居幕後當編導，而吳孟達卻仍可憑其精湛演技活躍於影視二界。2019年，吳孟達於賀歲猛片《流浪地球》中飾演一個吃重的老角，盡顯其在喜劇之外的演技功底，而最後該片亦站上了中國電影史上最賣座影片的第2位；反觀同期上映由周星馳執導的《新喜劇之王》則落得票房慘淡。這彷彿告訴大家，吳孟達沒因脫離該個「組合」而減少演出機會或局限於過往的搞笑角色，反而周在不同時勢和環境下不知不覺地失去其原來的演出優勢。

就二人最近期的表現，有人認為如從沒有吳輔助周，周的就成就不可能達到過往的和後來的程度。筆者認為吳後來的表現如何不足以判斷「誰帶挈誰」，這僅是個相輔相成的概念罷。

儘管《新喜劇之王》和《流浪地球》的票房和口碑「爭成條街」（大差距），儘管雙方有傳曾有「牙齒印」（風怨），吳孟達在某次受訪時也沒趁機「打落水狗」，還來為周星馳找失敗借口：

像周星馳、成龍般級數的電影工作者，拍戲已不純為錢，而是為了超越以前加於自身的「光環」，好讓觀眾可有一個全新的接受度和認同度。

這番那麼得體的話連同之前他向周潤發借錢不遂的評價，足證吳孟達的胸襟有多豁達了。

2014年，吳孟達的心臟出了很大的問題，那時候的他做什麼事都力不從心，他向人說：

夜間人靜時，感覺好像自己就要走了。
如今他真的走了，對廣大的影迷來說，「達哥」《你的樣子》，忘記《也許不易》啊！

豆棚閒話

●青絲

扁擔工坊

看日本作家鹽野米松的《留住手藝》，讓我想起城市中已經消失了的扁擔。過去，自來水尚未入戶，城市居民需到公共水站挑水，扁擔和木桶是家庭必備工具。每家的門背後或屋角處，都放有一根已被油汗浸漬出圓潤包漿的扁擔，與斑駁的牆垣一道，構築著早期城市生活的風景。

挑過擔子的人都知道，肩上的擔子是吃勁還是省力，使用的扁擔至關重要。一根好扁擔有兩項重要指標，首先需材質細密堅韌，具有良好的彈性，其次是製作工藝需符合力學特徵。最常見的是竹扁擔，價格便宜，但耐用程度不如雜木扁擔。材質上好的雜木扁擔，甚至可以傳家，見證幾代人沉重或豐實的現世生活。

我父親早年有一手不錯的木工手藝，常有人請他做扁擔，有一陣子，我家如同一個小型作坊。雜木的硬度高，為了具有韌性，做成的扁擔須中間粗，兩端漸次變細，兩頭微微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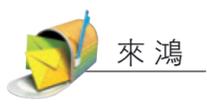
上翹。由於見慣的緣故，學生時代看書，提到抗戰時期很多人食物接濟不上，吃的是「扁擔飯」。同學皆不明白是什麼意思，我一看就知道是指每天只吃中午一頓，就像扁擔中間大，兩頭小，是從生活中脫胎而來的形象語言。做扁擔的雜木，不能有太多節疤。先用手刨仔細刨光滑滑，再順着兩端漸次刨薄刨細。成形後，把扁擔放到水裏浸泡，待木料吸足水，放到炭火上烤，一邊烤一邊用膝蓋頂住扁擔中部，用力往下壓。烤乾以後，扁擔就有了曲度，兩頭上翹，永不變形。最後用木鑽在扁擔兩端各鑽一個小孔，楔入一根小木橛，用於固定擔子的繩索。整個製作過程，猶如鄉村景觀的一次投影閃回。

這樣的扁擔在挑擔過程中，會隨着人走的步子不斷上下晃悠，替人卸掉下墜的重量，擔子又不會從扁擔上滑落，可省不少力氣，適合負重走遠路。亞里士多德認為，能在極與極之

間達到平衡的，就是美德。用這一理論頌讚扁擔，也絲毫不為過。

不過，再好的工具也只有在會用的人手裏，才能展現出價值。在我家裏排行最末，自幼從沒做過挑水、買煤之類需要挑擔的活。讀中學的時候，學校植樹節組織學生為市區各處的綠植施肥，我用木扁擔挑了一對竹畚箕，擔了十幾斤肥料，一路跌跌撞撞，就像一個喝醉酒的醉漢。好不容易抵達目的地，解開衣服，肩膀與扁擔接觸的地方已經紅腫脫皮。於是被人好一陣笑話，戲謔為「只知享受、什麼事也不能幹的膏粱子弟」。

現代城市生活中，已少有用到扁擔的場合。但不少人身上的泥土感又開始復甦，不惜到鄉下挑水種菜，體驗農家風。扁擔和竹桶這些器物，又成了現代人懷舊的心靈安慰劑。也許人性就是這樣，只有從不同的空間轉換，從記憶中的熟悉生活場景，才能感受到一種近似受虐的快樂。



來鴻

●魏以進

莫愁湖畔拋愁緒

春天一日，走在莫愁湖畔，有的是空曠，涼爽，還有愜意。一汪湖水，冠以情感傾向的名字，便有了人文色彩。鍾祥的莫愁湖，寄託了善良的願望，承載着美好的希冀，神秘的韻味情不自禁地牽動出嚮往與憧憬。

莫愁湖已成資深景區，融山水資源和人文資源於一體，堪稱稱楚大地上一顆璀璨的明珠。湖上百鳥俊秀，水天一色；湖水清澈，水平如鏡。兩側蒼翠青山和着藍天白雲倒映在水中，勾勒柔和線條，渲染湖光山色，引人入勝。湖岸上林木茂盛，花草叢生，兼有現代時尚元素，偶有一兩處紅瓦農舍掩映其間，恍若人間仙境。細雨瀟瀟，煙波浩淼，恰似音符飛揚，可謂賞心悅目。但凡傳播久遠的風景名勝，無一不與文化聯姻。相傳，這裏如詩如畫的山水孕育了一代絕世佳人，楚國歌舞聖手莫愁女。莫愁女能歌善舞，在屈原、宋玉指導下完美演繹《陽春》、《白雪》，在各地廣為傳唱。後被強召入宮，但她不為財富所動，不為淫威所屈，毅然投江。據說莫愁女被漁民所救後遊歷於楚國各地，成為楚國文化的傳播大使。

鏡頭又回到現代，回到我的腳下。移步換景，踏上陽春白雪島，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依湖濱而建的陽春台，相

傳為莫愁女習舞之所，可謂傳承歷史演繹未來。陽春台與白雪樓隔水相望，相得益彰，像姐妹，更似雙璧。在城中，在春天的微風裏，走在湖畔的長廊上，看遠處的車輪飛奔，聽水聲撫摸叩擊腳底，如迴腸蕩氣的小令，又似穿越時空的長調，能不思緒萬千，心潮澎湃？在急功近利的今天，尚有如此清新淡雅的一處聖水，不是上天的堅持和守望麼？

遠處看，湖水靜得像一面鏡子，像一塊統一的調色板，大自然的聰慧與靈氣，調製出仲春的色調與清新；近處看，湖水像一塊綠色的地毯，鋪蓋在城中的眉尖上，裝點了城市的面龐。湖水滿含深情，日夜注視着城市的發展與變遷。有了這汪湖水，這座縣城一樣的小城，便有了靈氣和睿智。湖畔的垂柳與湖水相依相伴，不時有遊人駐足觀景拍照。湖畔一副對聯：遺愁向莫愁湖，愁向莫愁湖遺無。是清代大詩人劉澤宏遊覽了湖水之後的感慨：來到莫愁湖，看到這裏的湖光山色，將煩惱憂愁投向莫愁湖，憂愁就會隨之消除。這裏的莫愁湖與南京的莫愁湖有相似之處，也有不同的地方。這裏的莫愁湖被漢江一分為二，人稱北湖和南湖。我們看到的是北湖，面積與過去相比已小了很

多。時代的軌跡多是迎合人們的私念，圍湖造田，圍湖蓋樓，圍湖造景。樓像竹筍一樣長起來，湖卻像失去了水分的花朵一天比一天枯萎下去。

過去的已經過去，時光不可倒流。走在湖畔，看到的是清澈是碧藍是通透是純淨，感受的是歷史是變遷是發展是穿越；透過水簾，想到的是堅持是守望是溫柔是剛強，體味出的是兼收是並蓄是包容是博大。一汪湖水，容納的是大地，是藍天白雲，是南來北往，是前世今生，是愛恨情仇。水本身沒有任何特別，所謂「智者樂水，仁者樂山」正是觸景生情的延伸和昇華。走在莫愁湖畔，看到的是風景，想到的是思緒，悟到的是情感。盡情走一遭，湖水雖不奔流，卻能哺育生靈；雖沒有一定的形狀，卻和順溫柔；雖是陰柔之美，卻不畏強暴。水是生命之源，有了水，我們才能開啟行程，放飛思想，書寫歷史，承載情感，折射審美，走向未來。

繞莫愁湖一周，藍天撫慰頭頂，彷彿在湖水間開竅，過往只是那麼一瞬，如電流，似激光，歷史與審美，愉悅和愁緒，碰撞，交織，一絲絲，一縷縷，走得那麼急促，拋得那麼徹底，不留一絲印痕。